

527128

书画艺术春秋

周平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辑委员会 编著

中原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绘画艺术家卷/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委会编. —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9

ISBN 7-80641-142-9

I.中… II.中…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348 号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

绘画艺术家卷(上、下册)

编著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委会

责任编辑 王丹 吴丹青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375印张 711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641-142-9/1·009 定价:58.00元(上、下册)

66
12

目录

序 言 1

(上卷)

吴昌硕	西泠印社记.....	1
	隐闲楼记.....	2
	汉三老石室记.....	4
	六三园记.....	5
	十八罗汉.....	7
齐白石	从砍柴牧牛到学做木匠.....	9
	画语录.....	15
黄宾虹	黄宾虹论画录.....	19
徐悲鸿	中国新艺术之展望.....	51
	漫记印度之天堂.....	52
	真西游记.....	55
	儿童如神仙.....	60
	故宫所藏绘画之宝.....	61

关山月	我的实践经历	63
	我的话与画	71
傅抱石	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	76
	在毛主席的故乡	87
吴作人	艺海无涯苦作舟	94
叶浅予	爱怨四人记	112
	中国画闯将赵望云	131
	江南风光	135
	我画“王先生”	137
林凤眠	二十五周年校庆献辞	148
	我们要注意	150
	什么是我们的坦途	156
丰子恺	谈自己的画	160
	杨柳	169
	都会之音	172
	西湖船	177
	学画回忆	182
	从梅花说到艺术	188
刘海粟	我的爱情生活	195
	画牛琐记	213
	眼前丽日君何在	223
董寿平	与学生漫谈	234
颜文樑	谈创作	241
王个簃	八十年随想录	248
潘絮兹	致工笔重彩绘画艺术	264
凌叔华	登富士山	293
	爱山庐梦影	302

吴冠中	我们怎样看中国画·····	311
	水乡青草育童年·····	319
	望尽天涯路·····	338
	尸骨已焚说宗师·····	353
关 良	关良回忆录·····	367
黄永玉	往事和宜生诗集·····	377
	太阳下的风景·····	386
艾 青	忆白石老人·····	405
李瑞年	在岁月的河流里·····	412
陆俨少	自叙·····	423
刘 迅	生命之火·····	441
	大海一样的人·····	442
	三叠泉·····	451

(下卷)

潘天寿	听天阁画谈随笔·····	457
张大千	大千论画·····	496
谢稚柳	董其昌所谓的“文人画”与“南北宗” ·····	523
	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	534
石 鲁	学画录·····	546
袁晓岑	自叙·····	581
崔子范	学画自述·····	587
黄 裳	琉璃厂·····	596
	姑苏访书记·····	602
贺天健	山水画的欣赏问题·····	608

陈子庄	学画·····	616
方成	自我介绍·····	632
	借题话旧·····	642
王朝闻	童年生活影响未来·····	647
刘开渠	雕塑艺术生活漫记·····	652
李可染	李可染画语·····	675
朱屺瞻	朱屺瞻画语·····	681
王雪涛	学画花鸟画的几点体会·····	685
廖静文	忆悲鸿·····	692
丁聪	转蓬的一生·····	698
华君武	上海不了情·····	709
	烧鸟华·····	712
	茶事杂忆·····	714
	说殡仪·····	717
黄胄	说驴·····	722
刘文西	熟悉人 严造型 讲笔墨·····	726
于非闇	怀张大千·····	736
郁风	古屋的迷恋·····	739
	生死之间·····	741
	论老年·····	746
韩尚义	小竹篮·····	755
	小板凳·····	756
	镜子·····	757
刘汉	耍蛇人自述·····	759
	拾回来你失落的明慧·····	766
	上帝的青睐·····	772
范曾	干杯,再干一杯·····	777

	信天游·····	782
	育莲画虎·····	785
	悲哀中的希望·····	787
	夜半鸱叫·····	788
	《呐喊》、《彷徨》的启示·····	790
钱松岳	画语·····	792
袁运甫	生弟的画·····	800
	东山先生的艺术·····	803
林 凡	我的话·····	808
李伯安	太行情思·····	810
王学仲	说立意·····	813
	古典文学与我的美术渊源·····	816
刘 岷	我初学木刻的时光·····	824
李 桦	我与木刻艺术·····	833
高冠华	学诗琐记·····	839
詹 同	好坏之间·····	845
	收藏家“万岁”·····	847
	阿猫、阿狗之类·····	849
周韶华	大河寻源记·····	852
李魁正	现代没骨与泼绘·····	874
	谈工笔花鸟画的时代精神·····	878
	骨法用笔与尚骨精神·····	883
老 甲	“路”上絮语·····	887
	随想一、二、三·····	890

西泠印社记

吴昌硕



西泠山水清淑，人多才艺；书画之外，以篆刻名者，丁钝丁至赵悲盦数十人，流风余韵，被于来叶。言印学者，至今西泠尤盛。同人结社，并立石勒钝丁、悲盦诸先生象，为景仰观摩之所，名曰“西泠印社”。社地与梅屿、柏堂近，风景幽绝，集贤规画，创于甲辰，成于癸丑。堂舍花木，位置点缀，咸得其宜。于是丁君辅之、王君维季、吴君石潜、叶君品三修启立约，招揽同志，入社者日益众。于癸丑（原碑书壬子，误）九月开社，彬彬秩秩，觞咏流连，洵雅集盛事也。

印之佩，见于六国，著于秦，盛于汉，有“官印”“私印”之别。剡玉范金，间以犀角、角齿；逮元时始有花乳石之制，各以意奏刀，而派亦遂分；钝丁诸人尤为浙派领袖，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由来矣。

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

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人其中，如探龙藏，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之概。

尝观古人之印，用以昭信，故曰“印信”。上而诏令、文移，下至契约、笺牍，罔不重之。书画至风雅，亦必以印为重。书画之精妙者，得佳印益生色，无印，辄疑为伪；印之与书画固相辅而行者也。书画既有社，印社之设，又曷可少哉？

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同人语重予，社既成，推予为之长。予备员，曷敢长诸君子？惟与诸君子商略山水间，得以进德修业，不仅以印人终焉，是则予之私幸耳。

甲寅夏五月二十又二日安吉吴昌硕记

隐闲楼记

吴昌硕



余近岁卜居于海上，四方避地之士，是时来集于此，于是有题襟馆书画会。会以书画名，仅尊其癖嗜，相与讨论而已。然僦数椽之屋，俯四达之衢，市声如沸，嚣且尘上。余虽老而聋，颇

厌苦之。

夫古人书画肆为奇逸，大要得于山川云日之助，资于游观登眺之美。非然，则一室扫除，抽毫弄墨，其发摅心意，终不足以睥睨古今，牢笼宙合。况吾曹之集此会，若萃浮于沚，而风聚之，不有以永其传，则绵历年载，等于无闻，而所谓扬挖风雅，砥求木艺，其随飘风而俱息矣。

既而西泠印社落成于杭之西湖，其四照阁之隅，有隙地，爰商于社中，筑斯楼。鸠工它材之费，则题襟馆书画会任之；为力尤勤者，则哈君少孚、胡君二梅、王君一亭、毛君子坚、吴君石潜。吴与余皆署名于印社，而印社复推余为祭酒。斯楼既成，则书画会与印社可并峙于湖上矣。

楼踞山而瞰湖，窗槛洞启，岚翠纷塞。孤山之梅、六桥之柳、灵隐之石、韬光之竹，杖策蹑屐而游，为地皆近。果吾曹能岁居于此，则湖山之胜必当奔集于腕下，骈罗于胸次，一一以书画发挥之，岂非吾曹之所大愿耶？

盖书画与治印直文人之余事，合并而得佳地，分任其筑构，不谓今之世无之，即礼前哲而告之，将引以为快也。

楼榜曰“隐闲”，刺取东坡诗语、郑君太夷书榜已揭之。汉碑出钱者则书碑阴，今并题于左方。余之意实愿斯楼永不废堕于天壤，则吾曹会合之盛、经营之劳亦可永□于无穷。此志不渝，敢告山灵。

汉三老石室记

吴昌硕



吾浙汉三老碑咸丰二年壬子五月余姚周君世熊筑石客星山下得此碑土中，额断缺，碑文完好者得二百十七字；东汉建武中立石。

咸丰辛酉之乱，周氏室庐毁于火，此石以反寘诸地独幸在。文字浑古道厚荒介篆隶间，《余姚县志》所谓“浙东第一石”也。

越岁周甲，辛酉之秋，碑转徙至上海。盖周氏不能有，而丹徒陈氏购得之。外人好事者欲以重金取诸陈氏，吾乡姚文敷、沈醞石两君闻之，金曰：“此吾乡邦文献所系，讵可弃诸禹域之外？”于是为书遍告乡人，议贖金赎归。大府济阳卢公，故浙籍也，首捐俸为之倡。乌程张君石铭亦输助巨资。吾乡嗜古之士及寓公之贤者咸踊跃攀举，

不旬月而事集，以八千金归陈氏而载碑返诸浙。虑其久而复湮也，择西湖孤山之阳，西冷印社隙地，慎重度寔，建室复焉。

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邦人君子之珍念乡间，留心雅故，其襟抱阔远，何如哉！

夫《三老碑》东海片石耳，犹不忍其沦于异域，而图永永保存之，矧有什百千万于斯石者，而忍愬弃之耶？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磨室，在人自为，非石之不可转也。

乡人士督予撰《石室记》，爰书此以□国人。凡捐金贖碑者六十五人，依汉石例署名氏于碑阴。

岁在壬戌闰五月既望

六三园记

吴昌硕



黄浦之西，吴淞之北，飞麓连宇无隙地；其能因地以为池沼，种树以安亭榭，是为白石鹿叟所筑之六三园。鹿叟日本人也，园之制一如其

邦俗；游者未履其□，初不知其为园，盖建筑以朴胜，诚有异于世俗所谓园林者也。

园之四周，缭以短垣，其纡曲则篱落补之。入门有丛木，园旆在焉。循径折而西，为园之南隅，低阁小簃，错落其中。屋多以木制，或斫竹以代瓦，无待陶埴。一扉一椽，具有古致，盖即以竹木为之，未尝加以雕饰耳。唯中有一屋，涂漆以朱，则本其邦俗也。曰“寥阁”，曰“听鹤轩”，曰“此楹橈可旆者”。循园之西，由南趋北，竹树尤蔚然。聚水作泽，中有所谓“濠梁”、所谓“流觴曲水”者，则多摹袭我国之胜区。笼水以铁网，蓄水禽甚多；有二鹤，亦建樊以栖之。游者无机心，鹤渐近人。旁有亭，吾书旆曰“枯笠”；又有二亭则所谓也。园中辟神祠，盖其邦俗祠祭之所在。扬幡竿于林表，境极萧寂，过者咸敬礼焉。越神祠导径而东，逾一桥，以水泥治之，坚洁若石，傍水有壤，杂蒔卉木，置铜鹤其中。再折而北，有楼翼然，揽全园之胜；吾友长尾雨山所题为“剪淞楼”也。

今年秋九月，鹿叟与友好为余开书画会，即在是。楼之胜，不仅在园，朝烟夕雨，风景百变，市声虽挟风而至，不足阻游者之观听也。

楼东为广场，草色颯碧，可聚千人。环场多佳木。场之东为菊畦，有松有枫，植以盆盎，位置咸得当。出菊畦不数十步，则园扉在焉。

余以鹿叟之招，数数游斯园，辄徘徊竟日不忍去。余亦有园，曰“芜园”，在吾里。丛篁古梅，不修治者久矣。以视斯园，广狭虽殊，然一邱一壑，皆在天壤，余魂梦亦思芜园也。

余念鹿叟勤于斯园，故乐为记之。余之文，造语以朴，亦以写园之真趣云尔。

十八罗汉

吴昌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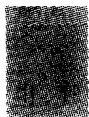
吾曩闻热河行宫藏有刘文清公(墉)所书御制《十八罗汉赞》，恨不得见。昨者，友人诸大至自京师南来，出观所摄影片，吾敬谨诵之。赞曰：“应真二九，林间宴息。或具威仪，或露肘臆，龙女奉册，童子华爪。孰凡孰圣？分疏则那。异类中行，如是处止。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五体三鬣，同乎不同？历劫游戏，大圆境中。”下署“臣刘墉敬书”。词出天藻，固为精妙，而文清所书，亦是有庄严宝相。然故宫法物，流落人间，吾不禁感唏久之。是日适写此卷，劣笔粗墨，虽于赞公不能仿佛，但菩萨诸天具种种相，亦必有与天龙八部所称述者隐相合也。吴道子画神佛，人谓逼真，此亦不过精采奕奕，冥契于人天之中。吾画虽不工，今得恭录御制赞文，亦信吾佛所谓因缘矣。瓶花正开，妙悟有托，合十赞叹，祝世界一切众生同受慧智。

甲寅九月朔安吉吴昌硕恭绘并跋

【吴昌硕】（1844—1927）近代书画家、篆刻家。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七十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曾在清末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一月，后寓上海最久。工诗和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突破陈规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初学徐三庚，继法吴熙载，并追溯秦汉铢印及封泥瓦甓，也得力于书法，雄浑苍老，创为一派。三十岁后始作画，以写意花卉、蔬果为主，山水、人物，偶亦为之。吸收徐渭、朱耷、石涛、李颀、赵之谦诸家之长，并受任颐影响，兼取篆、隶、狂草笔意，色酣墨饱，饶有生趣，而别开新貌。题款铃印，亦配合得宜。他的艺术风尚影响颇大。曾与同道在浙江杭州创立西泠印社，并任社长。社内今设“吴昌硕纪念馆”。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从砍柴牧牛到学做木匠

齐白石



同治十年(辛未·1871),我九岁。十一年(壬申·1872),我十岁。十二年(癸酉·1873),我十一岁。这三年,我在家,帮着挑水、种菜、扫地、打杂,闲着就带着我两个兄弟。最主要的是上山砍柴,砍了柴,自己家里有得烧了,还可以卖了钱,补助家用。我那时,不是一个光会吃饭不会做事的闲汉了,但最喜欢做的,却是砍柴。邻居的孩子们,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一起去上山的有的是,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上了山,砍满了一担柴,我们在休息时候,常常集合三个人,做“打柴叉”的玩儿。打柴叉是用砍得的柴,每人取出一捆,一头着地,一头靠在一起,这就算是“叉”了。用柴爬远远的轮流掷过去,谁能掷倒了叉,就赢得别人的一捆柴,掷不倒的算是输,也就输掉自己的一捆柴。三人都掷倒了,或是都没曾掷倒,那是没有输赢。两人掷倒,就平

分输的那一捆，每人赢到半捆。最好当然是独自一人赢了，可以得到两捆柴。因为三捆柴并在一起，柴爬又不是很重的，掷倒那个柴叉，并不太容易，一捆柴的输赢，总要玩上好大半天。这是穷孩子们不用花钱的娱乐，我小时候也挺高兴玩的。后来我作客在外，有一年回到家乡，路过山上，看见一群砍柴的孩子，里头有几个相识的邻居，他们的上辈，早年和我一起砍过柴，玩过打柴叉的，我禁不住感伤起来，做了三首诗，末一首道：“来时歧路遍天涯，独到星塘认是家，我亦君年无累及，群儿欢跳打柴叉。”这诗我收在《白石诗草》卷一里头，诗后我又注道：“余生长于星塘老屋，儿时架柴为叉，相离数伍，以柴爬掷击之，叉倒者为赢，可得薪。”大概小时候做的事情，到老总是会回忆的。

我在家里帮着做事，又要上山砍柴，一天到晚，也够忙的。偶或有了闲工夫，我总忘不了读书，把外祖父教过我的几本书。从头至尾，重复的温习。描红纸写完了，祖父给我买了几本黄表纸订成的写字本子，又买了一本木版印的大楷字帖，教我临摹，我每天总要写上一页半页。只是画画，仍是背着人的，写字本上的纸，不敢去撕了，找到了一本祖父记帐的旧帐簿，把帐簿拆开，页数倒是挺多，足够我画一气的。就这样，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我十一岁那年，家里因为粮食不够吃，租了人家十几亩田，种上了，人力不够，祖父出的主意，养了一头牛。祖父叫我每天上山，一边牧牛，一边砍柴，顺便检点粪，还要带着我二弟纯松一块儿去，由我照看，免得他在家碍手碍脚耽误母亲做事。祖母担忧我身体不太好，听了算命瞎子的话，说：“水星照命，孩子多灾，防防水星，就能逢凶化吉。”买了一个小铜铃，用红头绳系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阿芝！带着你二弟上山去，好好儿的牧牛砍柴，到晚晌，我在门口等着，听到铃声由远而近，知道你们回来了，煮好了饭，跟你们一块儿吃。”我母亲又取来一块小铜牌，牌上刻着“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和铜铃系在一起，说：“有了这块牌，山上的豺狼虎豹，妖魔鬼怪，都不敢近身